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三八七・集部・別集類

- 石民四十集九十八卷（卷七十九至卷九十八）〔明〕茅元儀撰……………一
- 史忠正公集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明〕史可法撰……………一五九
- 七錄齋詩文合集十六卷（近稿六卷存稿五卷館課一卷論略一卷詩稿三卷）〔明〕張溥撰……………二五一
- 安雅堂稿十八卷（卷一至卷六）〔明〕陳子龍撰……………六五七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九

與王子雲書 壬申

與鄒子尹書 巳未

與宋獻孺贊畫書一 壬戌

與宋獻孺兵使書二 庚午

與劉善同督幕書 巳巳

石民四十集

卷之七十九

文部

卷第七十九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二十二

與王子雲書 壬申

子雲大兄足下子雲惠我書者屢矣儀不一報也儀敢一日忘子雲哉進未能東馘奴西馘夷退未能伍巢許傲夷齊誠爲子雲羞故不敢向子雲一語耳聞子雲方設絳帳教授諸生人以

石民四十集

卷之七十九

文部

子雲爲迂我以正不然也處亂世之道在各安其意耳安意之說成桓文之功與立許張之節無以異也公明終身不仕田疇之一用即闕安石之待時而動張祿之求用若不及皆各安其意耳弟之所以未敢通一言於左右者以無以自明其意也兄之教授於兵戈擾亂之際者以自安其意也今弟隱計決矣五湖之畔林屋之傍有一人焉吟咏新詩以當三百篇誦讀新文

以當爻象諄訓及其死也有遺書一編不知者以爲奇篆鳥跡而知者以爲陰符握機經之流則必汝友茅生也

與鄒子尹書已未

元儀頓首子尹足下儀交天下士衆矣直口熱心無如子尹者故與子尹相習之日淺而相許之意淡子尹之才廓之學廣之切磋之日早盡子尹之所至不可量而儀與子尹猶若有耿耿石民四十集 卷之七十九 二 文部

也念如儀者雖不足以當子尹其志意亦未肯爲今之人也非子尹莫敢我子尹生平之過失在於泛而失歸銳而無緒儀不盡於所欲言於子尹子尹安肯爲我盡所言故先以行藏之事揆子尹子尹規我者中吾之膏肓儀之意得矣苟不爲子尹盡其言是儀負子尹也請先竭其愚以無負足下而後自宣其過以明足下之不負我耳夫所謂經世出世者無兩機亦無兩用

也故未有能出世而不能經世者世但疑能經世而不能出世耳不知不能出世者謂之可爲世用而不可謂之經世古來經世人原不多許其間或談禪或談學而闢禪或并學而不談要之皆經世人也晦菴尚未究徹故曰孔明君實爲不知道耳嗟乎使人欲向事功外別尋心性此苟奉倩才膽識之說以端士衡官則則可豈所以言第一流究竟哉然儀所以揆子尹者正非謂兩者之機用而爲兩者之託跡何也出世者亦慈悲爲本以普度爲量苟忘經世并其出世者亦非然古之聖人亦未嘗不主一而託跡也西方之聖人讓王位而不居東方之聖人環轍跡而不倦其爲一世師同也其爲萬世師同也而其出處頓異此託跡之說也天下之談禪談學者以二聖人分耳子尹知二聖人之合則其出處之故必非因原委之差別而在於託跡

之因時吾輩爲二聖人之徒豈可無卓然自擇之地而混然以用不用聽之世哉儀以爲東方之聖人未嘗得一日之權位也然無一日忘權位之心吾輩苟以其心卽終身一布衣謂之出亦可使度量斯世兵刑教化不必自我任之卽辦西方聖人之心絕不宜沾泥帶水此揆子尹之本旨也若子尹日日經世日日出世之言此聞之久矣上堂據坐籠罩一世話頭此談禪談

石民四十集

卷之七十九

四

文部

學習氣願子尹不爲此更願子尹尤莫向我爲此我兩人者猶可平實商量者而子尹猶爲此則高於子尹者望而走甲於子尹者僂而承誤子尹之終身莫有益子尹者矣儀所謂泛而失歸者此類是也普說華嚴無上功德况七祖之舊場憨師之耆宿乎讚歎鼓倡接往詔來豈天主白蓮之比而俗士以爲聚衆釀亂妄也然子尹以爲保障吉州之曲突徙薪則迂矣何也默

格潛孚世未嘗無其理然無取券於此則爲亂之民正未必肯祖華嚴之人而誦經退虜適以資千古話柄况無上正法卽舉世夷虜亦不廢第嘗怪大乘經前後止因未法衆生多設此持誦傳寫等語未必一一如響愚人殉目前徒以啟不信者之心不謂子尹又爲此言也學者於一時萬世俱不能廢作述然夫子之聖其刪詩定禮著春秋皆以時而漸爲之足下欲舉十一

石民四十集

卷之七十九

五

文部

種之苦一時而就之徑亂步失道固然也至欲置一書舫不廢行游訪友而可朝暮編纂甚善然旣欲一時纂十餘種之書而又不能如司馬遷之斷絕賓客董子之足不窺園恐未能成也卽成而挂漏多矣至於一二奴子幸漸詩禮之餘補一弟子員足下卽欲引之著作之場足下立賢無方之意善矣以此言著作宜其視之太易而舉之必誤矣今之士大夫黷纒如也豈皆

能供編緝佐足下之十一書者乎而足下欲以此望人太濫苟四入之中或有足凌今古者亦不可知然兄不知其人徒以弟子員而卽欲與之共著作則吾與足下之郡皆望郡也郡不下三四千弟子似可與言此乎願足下重視著作善矣儀所謂銳而無緒者此類是也儀所欲盡於子尹者非待今日而其大旨不出此兩語故卽見今日之來札而一引其端非如今之學者石民四十集 卷之七十九 六 文部

吐一語必相駁不聚訟不休也若子尹遺劉祠部書欲流通王新隆事皆真切出世真切經世也儀敢不拜教之辱然來札中又有二事則其過失又不止於前兩語非儀所計足下有此也足下家世理學一門師友誠有如足下所云者若郭司馬五世之榜推原隱德黃學使四世之說姑據蟬聯皆無所不可而足下必欲引已而稱六世夫以五世之後而兄能繼之僅爲不

斬之澤兄苟能繼天下有口何必皇皇自鳴乎此正其歉而不足何云盈滿也大丈夫於些子名根尚追迫若此焉能撒手懸崖耶師巫之說古所不廢而士君子耻言之故以酣歌比頑之穢德而謂之巫風則可知矣天姥庇痘此師巫之流所以愚老嫗欺穉子籠賂飽餐之智者也是下有志於學聖人者而乃屑爲此何其詭而不經陋而無識也若欲以廣庇衆生則藥師之本願自枉何不推明而必引手於天姥卽窮當六歲種痘時以稱讚大士名號不已日擊降臨何煩神船迎鬼耶至於殺牲一事無益而有損足下不能禁人而又從爲之辭得無爲夫子之所惡耶若曰少而不足憮則先主惡小而爲之言吾知其妄矣此敷淺易明之事而足下猶混亂如此足下肯真受忠告幸速毀其板無自禍以禍人禍人還自禍也孫宗伯遂以一詩知

第乎不可謂非元儀之知己也鄒南臯先生不  
唯爲足下言不肖且向小奴諄諄焉孔北海亦  
知有劉備今古如一第雖不敏敢不痛受箴規  
洗腸刮胃以副知己請承足下之所規者一一  
爲足下數之文人習氣未除法筵懺過不無點  
綴藻飾罪一遊戲之機鋒欲拈弄舉業時習嗚  
咽悲歌當泣咎人餘習罪二降氣交天下而徒  
以談鋒太銳致知我如子尹而猶疑以目無天  
石民四十集 卷之七十九 八 文部

有武備志一序願以就正子尹第所欲爲之書  
亦不減子尹十種而力薄才拙不能兼畢故  
姑竟此而後它事焉度秋半稍有次第矣便當  
一登廬山此時子尹有意乎儀當與洞庭吳凝  
父共來正有平實商量未能博舌戰之孰勝也  
天下事豈徒以舌哉第藉庇幸於此月之四日  
舉一子此在弟身亦誠可有無差足慰垂白之  
老坊亮兄所喜聞耳弟生平苦不得與兄長語  
石民四十集 卷之七十九 九 文部

今因兄垂教不覺饒舌亦謂非子尹不足爲此  
言也或儀之言子尹以爲未當幸直教之吾輩  
固不以口舌鼓擊亦不欲兄有遺知耳弟以筆  
墨當口舌以口舌當心臆則吞吐之意唯求其  
達不能爲文故率直書語不錘鍊書不楷工  
可與兄平實商量未可遂求教於先輩若其心  
已無媿於古人矣兄以爲何如

與宋獻孺贊畫書一

壬戌

獻孺吾兄閣下獻孺休暢獻孺今日之官乃古之樞密直學士也今日之職守乃本朝揚虞坡而後不再見也古之爲此官者以高科累資而起虞坡之任此尚在太平之日且其登甲第亦十數年矣今獻孺起田間一旦得之自有東事以來朝廷破格用人外則舊經撫內則高陽與獻孺耳獻孺又自田間起則又在三公上也獻孺何以報 明天子哉頃見太公於瀨上執儀

石氏四十集 卷之七十九 十一 文部

手曰好寄語吾兒戰陣不勇非孝也嗟嗟獻孺忠孝在此一舉矣高陽當此日雖暫離魏闕自不得置其身於進退之間獻孺當此日亦安可置其身於榮辱生死之介乎獻孺每以我好盡言然吾身雖賤而道不屈若爲凌煙客我作灌壇令各從所好而已又焉能面諛故人從臾足下爲黑頭公耶名高者毀之媒位驟者忌之招頃行邊之命下舊都冠蓋相賀相詫豪杰欲自

見之士不識獻孺一面者欲我介紹其名姓於獻孺人之趨向若此則責望亦可知獻孺可不慎哉獻孺無自寬人之責獻孺亦如獻孺向之責人也獻孺之責人者尚恕人之責獻孺者又且十倍也何也其遇與人殊也自東事以來贊畫者至獻孺而五葉孫兩君以不改其本有保身名至今日何劉兩君一以壘丞一以兵曹郎皆歷有名位而竟以超越三等遂蒙不諱之名

石氏四十集 卷之七十九 十一 文部

身家未可保獻孺雖賢於彼百倍處其地順易十倍然世眼頗淺安可不深念哉雖然古人先質而後弔今我請先弔而後賀士所不易得者時也以足下今日之乘時又當天下待援之日圖中興之業救累卵之危此順風而呼耳獻孺勉之哉咎人有言寧逢惡賓無逢故人又曰士爲知己死今有知己在上而儀敢避故人之嫌寧我負獻孺可使獻孺負知己耶弟封醉鄉已

剖符久矣唯觀獻孺真侯印未較其款識大小耳答太公一詩呈教

與宋獻孺兵使書二 庚午

兄監軍聞已得旨矣此禍竟以致變坐兄與祖帥可咲也祖帥已大業中朝縱憤憤豈忍疑兄乎弟得旨已雪大司馬所坐昔昔指劄等罪而止坐以倣刻刻則不敢嚴實受教於君子矣但後營兵管過七十日應恨而不噪他三營未一

石民四十集 卷之七十九 十三 文部

旬而噪何獨刻於此也倣軍致變乎軍不惡倣也若他有所倣而致變則致變之罪不在弟也弟死如飴矣今幸內賊盡驅四城恢復在指顧之間師相建無前之功則弟之患難相從不爲過舉世不用英雄世亦不須英雄弟不敢當世殺英雄之目而可從無所用之數以死兄雖爲弟憐死當不必爲天下憐弟也事機不可失而褻威亦未可所謂苟其不然百拜何益兄幸存

區區之言似足補時賢之不及也當時祖帥之回若非相公推至誠弟以身命任之事必不就然無論相公不曾屈而弟亦未少假蓋徒足以益其疑卽成而足以釀異日之大患耳又來饒舌兄秘之可也

與劉善同督幕書 己巳

歲暮忽聞仁兄掛名彈書不覺浩歎非爲兄歎也歎世之遂至此也新年得其書讀之不覺大

石民四十集 卷之七十九 十三 文部

喜非爲世喜也爲兄喜而因以自喜且爲世喜也夫以忌者之口宜詆之無所不至而乃僅曰改法爲民害而已究其改法之故則曰志在急公而已有志而無才宜其厲於民而又曰才有可用才之可用者或不足於守而乃羅列穢跡皆代者之事以代者之穢而追咎於前改法者之不善夫自劄法垂紀之聖人其孰得免哉可爲兄喜也可謂吾輩之取友不謬者喜也三代

直道之公於讒夫之口而愈昭則世尚可為吾輩皇皇救世之心未為非也至於得喪之感知不入兄懷久矣即以世俗之見論兄不過迂迴年歲耳春夏之交自當入補豈以是為兄慰哉願兄愈信三代直道之公尚在斯世無墮救世之志而已不多及

石民四十集

卷之七十九

十四

文部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九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八十

與顧九疇進士書一 巳未

與顧九疇進士書二 巳未

與顧九疇進士書三 巳未

與顧九疇庶常書四 巳未

與顧九疇庶常書五 巳未

與姚孟長庶常書一 庚申

石民四十集

卷八十目

一

文部

答姚孟長庶常書二 庚申

與姚孟長簡討書三 壬申

與顧塵客比部書 庚申

卷第八十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八十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 一十三

與顧九疇進士書一 已未

今年春榜中同心唯足下第一天下撥亂之人其露頭角必在始亂之日漢之留唐之汾陽是也今足下登第之日即不得為一日太平全盛中朝官此天意不可不仰體也第已矣制科中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 一 文部

既用不着此等人天下事又未必長用着制科二十年迂闊心腸迂闊學問付之流水矣恨兩世受國眷酬之無地苟故人當軸或一二未議可佐採擇當傾腔不惜耳管人如曹李皆能於干戈中不廢詩歌此天授非人力也人亦苦不兼人志苦太兼今當盡剗文士之習一意匡濟實用書家云衆家可識亦復當絲串耳六義可攻亦復當絲習耳天下未有不串不習而工者

願足下留意斯言若寒溫獎譽他人能為絮絮不復及木天不遠對晤何時

與顧九疇進士書二 已未

前有書奉寄尚未得報書今天下事急矣儀不能無望於九疇矣今 祖宗有餘澤未斬一土之失德未甚所以致亂之道不過在二三搭大九疇豈所不知而偷默不一言乎豈非以其威出莽懿之上其毒出振瑾之右而不敢嬰其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 二 乃文部

鋒耶嗟乎使易嬰之鋒則諺所謂死虎豈必九疇而能言况天下無不破之局國家無終危之理 九廟有靈在今日矣足下已通籍金馬門此事更誰讓乎言而效則宗社受其福言而不效則萬世存其是使今無人言則遼事必不可為遼不可為則京城終不可守無使他日史書曰某日遼鎮陷某時京城失守而其前不聞書曰某言某事為萬古羞也等死耳兵戈之中士

民流離試觀兩渡之際士之得全者能幾七尺亦非我可至何愛憐乃爾九疇答為諸生敢訟言宰相之過今已沐國恩當國難豈反有所畏避耶豈答日之傷國體反急於今日之失國祚耶第一男子必有其人願九疇無使它人為之曰朋友不忠告也

與頭九疇進士書三 已未

前以國患救急有書達兄願兄一言致亂之繇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 三 吏部

大破積習以効拯溺救焚書應已到不知有當於仁兄否仁兄同縉三百五十人此三百五十人者皆第輩所日夜望而不得與者既已極一時之榮亦須為圖報之地今三百五十人寂寂不聞上一書者試想江陵不奔喪與此孰急今遂無鄒比部耶弟之言止此矣願兄自擇而已

與顧九疇庶常書四 已未

自春間寄訊以來久久不及聞問仁兄讀中秘

書想益究當世之務天官地理兵農刑穀郊廟禮樂無不精析條暢有事而挽回造化無事而增飾太平皆非異人任斷不至僕僕讀文章正宗唐詩正聲而已也往時趙文肅在館教習欲一破舊格唯士之所欲學故得士頗盛今能爾否耶仁兄試記數年前我兩人撲被寒窗篝燈風雨時視天祿石渠如天上今仁兄已踐此地幸弗鎔過若雕鏤繪畫自是文人本色士之餘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 四 吏部

緒足以了之弗煩全力也總之經世事業必從立意時不求與世上下操此不求與世上下之意所為詩文自超等輩正非兩事弟於兄為小友而况兄已稱先達乃復嗷嗷於左右者以答聞之師曰士不以窮達異心使以兄之達而藐夙知固非盛志雅操若以弟之窮而囁嚅不敢言其所欲言亦非君子之所出也弟有武備志一書積之十五年矣而成之於兩歲之內今刻

已亟竟未得資斧尚未竣役印行以其序稿呈覽以弟而欲爲宿將導師應爲仁兄所怪然天祿石渠雖無我一席至於精析條暢亦安可我禁也書一出遂與千古共之逝水無及仁兄幸早以一言砭我別有冒言尤迂顛之槩也并舉子業一本呈覽風便草草不盡

與顧九疇庶常書五

已未

長卿使歸得拜手教繼從邸報聞木天新命此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一

五

文部

九疇分內事何足爲賀然九疇自此可以自見其九疇矣安得不賀本朝定大難之人大約出自史館算謂史館錮人向九疇宜爲外吏外吏去朝遠不可置一語故諄諄勸九疇以言九疇欲不見之言而見之行今九疇爲文學侍從之官勢唯可以言而不可以行然今不願九疇之有言也何也天下之大事必有其機機無可乘故操一言以冀一于萬卽不聽亦存此義於千

古今爲侍從之官備天子之禁省天下多故事機之來正無已時大見之以行小見之以言俱不患無其機何不深培厚待以相其時乎讀手書知有倡義之舉江南士人更傳聞不一此豈九疇之所謂行乎此必不可行之事度此時九疇必已之矣天下大勢已去八九譬如萬斛之舟撼於風濤帆壓桅折非膠底易柁得其窾要不足濟苟徒以人力勝之卽萬夫牽之無益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一

六

文部

况一手一足乎天下人不知以弟憤激之衷宜有喪元之勇此皆不知弟者之所言豈九疇亦不知弟至此乎弟尚不可况於九疇乎今廟堂之戰人以爲多事不知多事無礙也但有戰則必有不戰之地譬如盜及於門而奴與婢方毆詈不已何暇禦盜乎天子穆穆羣公囂囂四海之內忠者不敢暴其悃勇者不敢効其力奴雖至庸至懦亦豈失此千載一時舉天下之大

萬姓之命而俱藉福於杳杳冥冥之天地。祖宗之靈此不肖弟之披衣獨坐不寒而栗栗者也九疇其勗之

與姚孟長庶常書一 庚申

菰蘆中相流目者久矣往過吳門非不欲親炙道輝以道兄為天下有心男子苟無可以淡投冥契便合掉臂不相顧不欲為世人之面交耳友者去年之役名士無幾而道兄遂時與道配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 七 文部

私為宗社慶自有真知其可為宗社慶者不在於識不識也歲杪從獻孺處讀手書推獎過弘名與實苛似不可冒當非以為道兄之知我也然而其心則淡矣今天下之勢非有不可為之元氣而有不可為之痼疾如壯夫多慾中虛邪突遂成痿痺之疾然百節之間丑癩之內俱有鬱而不流之精氣得以疏利之劑先決其積疾去其夙根則參朮可投而精氣皆應徒調以

著苓無益也人之局量本自天成若道兄者正今日之此劑算謂史席從容日有倥偬之機算謂史局閭冷日有擔荷之責養其神於至靜練其力於至紛非靜不足以照遠非紛不足以應卒二十年前之士大夫俱生長太平進趣有常依規循步賢愚不越今非其時矣唯豪杰之士為能知先先者所以安一身定萬物者也身不先安則物不能定願道兄加意於所知則不肖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 八 文部

未為跡冒於未同也太夫人鴈辭勉如來旨詞荒意常慚悚慚悚

答姚孟長庶常書二 庚申

伏讀惠書深荷倦切且具憂時慟世之衷與摺置設施之策俱迥出流輩萬萬今士大夫非頑懦喪心者亦能為宗周之慮也然大約有三妄意天下之無恙而恐太平之言為有識所鄙故勉強言之者一也知身家之難保而尚冀萬一

之倖免欲棄身家之營恐爲噬臍之悔故口言而身實不然者二也了知天下之必不可爲而復無遠識隨世浮湛姑爲長歎以寄無聊試問其作何區處非圖苟免于戈卽息逃避巖穴故雖言而不切實者三也若吾兄者方謂之眞能憂慟者也如此憂慟憂慟不虛如此憂慟憂慟猶可已耳士大夫苟有功名竹帛之念者各自有料理然亦大約有三等自藉慧聰而不考今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

九

文部

古之事如學岐黃家言而本草難經名醫之案俱未覲目此不可施行者一也雖詳核古人之書而於今之事勢未揣時宜欲以古法治今時如欲復席地之坐而無奈雙股之拘攣如欲復四馬之乘而無奈駟御之不習此不可施行者二也雖明古之事得今之情而自由機杼不中長短如裁縫欲作無縫之衣小兒欲盪陸地之舟此不可施行者三也若兄如此用心其所措

設定不使後人笑本朝儒者不過正學之行周官而禍國祚瓊山之衍大學而無相業也跛子之望雖在丘樊不敢替耳弟以當今之事無急於兵食兵食足卽富富卽強名雖富強實卽仁義故王道之大無過於兵食孟子言其方故制宅分田養生送死靡不具孝弟忠信制挺撻人靡不周孔子言其槩故曰足食足兵而聖人之經綸已盡如此則不特今日之急也凡有意於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

十

文部

天下者算急於斯今將不知兵士不習戰不教而殺夫子所非奈右文已久韜鈴算講典籍散失秘密無傳弟私心憂之久矣故廣搜陰構求爲兵家之大成如此者十五年今感而遂成之約可二百餘卷已付剞劂而力未能竣先以其序呈覽仁兄苟不以大謬應有以益我也今言富國者滿公車而未見有久長之策遠大之規卽一二中要害者亦拘文法而不竟其法之意

必不能以益國而徒以擾民故不揣而言救遼者二條開利源者十條塞利流者三條其言亦平平耳使得其機紐亦可以補萬一也名曰冒言以冒聚斂之名而言之不敢蹈齷齪者之跡然又不當直陳於當宁而僅如杜牧之之罪言而已也唯仁兄裁而教之幸甚別有昨歲所作舉子業一冊并呈左右頃讀惠教尊卷已自甘落第之宜然亦未免與微倖之懷唐人詩曰來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

十一

文部

年公道似今年其敢望乎唯兄督教之或庶幾耳九疇日夕相資琢磨不乏第菰蘆中唯一獻孺而饑來驅人不能時相晤言人生相去亦何限耶風便潦草不盡欲語

與姚孟長簡討書三

壬申

側聞吾兄渡江孤正在司馬府乞假以爲可晤於金焦北固之間乃啟美歸而孤尚未得假也假必不可得棄事而逃甫卽途而先慈之哀訃

至矣先慈與太夫人皆撫孤母也吾兄致身天上遂於兵戈盜賊之中得安奉以出孤雖淪落沉冥亦有石穴水隄可以自老方欲於林屋石公之間築精舍奉老母講白業禮法王以此終其身而竟爲時所強方在逃避之時適逢師旅之事恐以戰陣不勇居身不孝臨難苟免有負知己黽勉戒行膚功未奏而已抱終天之恨矣用違其才天之所棄以孤不肖使操三寸不律

石民四十集

卷之八十

十二

文部

從吾兄於著作之林雖不得讀天祿石渠之書而自畢其業亦可成一家言乃世人耳食以吾兄誤賞其知兵遂復輕信其將略交章不已至於八九終使兜牟藝苑之中忽有老兵旌旄之下乃有白面此不孝之玷知已亦知已之悞不孝也竟以此抱終天之恨更無所逃罪於天壤矣生平叢過未可枚舉唯於忠孝大節不敢自失脚此亦知已之所知者一事先步兩節皆虧